



国画

王跃文

作品 典藏版

Collected Works of Wang Yuewen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Chinese Painting

王跃文作品

◎文人、商人、官人，人心、世心、江湖心

◎十年畅销，始终稳居公务员最喜爱小说榜首

国画

王跃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画/王跃文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-7-5404-5605-4

I. ①国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1594 号



国画

王跃文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选题策划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 苏日娜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

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970mm×680mm 1/16

印张: 31

字数: 520,000

印数: 1—2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5605-4

定价: 39.8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画家李明溪看球赛的时候突然大笑起来，怎么也止不住。朱怀镜以为他疯了。平时李明溪在朱怀镜眼里跟疯子也没什么两样。当时朱怀镜并没有想到，就是李明溪这狂放的笑声，无意间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那是国家女子篮球队来荆都市举行的一次表演赛，并不怎么隆重，门票却难得到手。李明溪也不是球迷，总是成天躲在美术学院那间小小画室里涂涂抹抹。那天他突然想起很久没见到朱怀镜了，就挂了电话去。朱怀镜接电话总是有气无力的样子，“怎么？又有什么大作问世？你要快点出名才是。你出了名，发财了，我也跟着沾光啊。”

李明溪知道这位老兄困在深宅大院里的无奈，笑道：“我哪里发财去？倒是你这政府官员有什么好事了别忘了我。”

朱怀镜骂道：“别取笑我了，你不知道我是有职无权？你老这样拿我开心，让我很痛苦哩！”

李明溪越发大笑了。“你别只顾傻笑了，”朱怀镜说，“这样吧，我手头有两张球赛票，你看不看？看的话我俩一块儿去。”

李明溪一时拿不准去还是不去，只说：“球赛？球赛？”

朱怀镜急了，“你莫要不识抬举了。别人想看还弄不到票哩！你到底看还是不看？”

李明溪也想见见老朋友，什么球赛也没问，就说：“好吧。哪里的票？”

朱怀镜告诉说：“南天体育馆，晚上七点半。南天西门见吧。”

他知道李明溪懒得往市政府跑。李明溪的艺术家派头太足，长发披肩，

总是被大门口的武警拦住，不出示证件不让进。他又是从不带任何证件的。我就是我，有必要向别人证明我是谁吗？他觉得证件这玩意儿简直莫名其妙。也许只有朱怀镜喜欢他这股疯劲儿。

朱怀镜吃了晚饭，对老婆陈香妹说声晚上要开会，就奔南天而去。李明溪疲沓，晚到一步。朱怀镜早已站在体育馆西门口了，双手插进皮夹克兜里，四处张望。李明溪很显眼，朱怀镜很快就发现了他，忙举手招呼。李明溪也挥挥手，从人群中匆匆挤了过来，引来一片怪异的目光。

“你像个领导哩，好大的架子！”朱怀镜说着就伸出手来。

李明溪却用手挡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这才是领导派头哩！见面就握手，简直是恶习。你们官场的握手，大概同好莱坞影星的飞吻差不多，反正没有感情含量，只是习惯动作。我见了就心烦。”

朱怀镜就势拍了他一板，手仍旧插进衣兜，说：“当然啦，我们都是俗人，哪像你们艺术家那么卓尔不群？不过如今当艺术家说难也不难，头发留长一点儿就是了。”

“你以为我喜欢留这么长的头发？懒得出门！不过要说容易，还是你们当官容易些。人家都说，这人没什么本事，就只好让他去当领导了。”

两人开着玩笑，转身进场，找到了座位。朱怀镜微微发福了，坐下之后，扭了一会儿才觉得熨帖。李明溪就取笑他：“你才是副处长，肚子就开始大了，这怎么行？你们处长不会有意见？要为今后提拔留有余地才是。怎么搞的？为什么官越大，肚子就越大？是胸怀全球吧？”

“你说够了没有？都要像你这么仙风道骨就好了？”朱怀镜说着就捏了捏他那瘦骨嶙峋的肩。

李明溪仍不罢休，又取笑道：“你肚子比处长大，两人一道出去，不认得的总以为你是处长，总先同你握手，你处长不恨死你才怪。”

朱怀镜笑笑，不说什么。李明溪讲的还真有其事。不光肚子，有人说他在风度上、器宇上，也更像处长。他知道这是人家当面说的奉承话，但至少也半真半假。处长刘仲夏同他一道出过一次差，再不同他一起出去了。走在外面，好像他无形之中在风头上总盖过了刘仲夏。他也隐隐感觉到刘仲夏总是忌讳着他。

两人闲扯着，开幕式开始了。主持人高声宣布，请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皮德求同志致开幕词。正式宣布官员职务，正就是正，副就是副。但口头称呼，副字都省去了。皮市长便腆着肚子，面带微笑，轻轻拍着手，走向主

席台发言席。“各位来宾，”皮市长朗声致词，“我怀着不亦乐乎的心情，这个……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嘛，欢迎国家女子篮球队来荆都市传经送宝……”

方才听了这么一句，李明溪就偏过头来朝朱怀镜笑道：“你们市长大人水平不错哩，开口就是之乎者也。我不太通文墨，见识也少。姓皮的，除了眼前这位皮大人，我就只知道古时候还有一位皮日休了。这不亦乐乎是什么意思？我平日只是见到有人弄得焦头烂额、难以招架了，就说搞得不亦乐乎了。”

朱怀镜万难才忍住不笑。他不便同李明溪议论领导，就说：“别钻牛角尖了，谁没有失言的时候？看球吧，看球吧。”却想皮市长这话虽然讲得牛头不对马嘴，但的确也是真话。他们成天疲于应酬，也真是不亦乐乎了。

李明溪却还在笑，说：“要命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失言，反倒蛮得意哩。你看他那神采飞扬的样子。”

朱怀镜任他一个人讲去，不去理他。运动员进场了，绕场慢跑，向观众挥手致意。掌声如雷。

“妈呀，这哪像女人？”李明溪摇着头，“一个个简直是庞然大物啊！”

朱怀镜骂道：“你无聊不无聊！是看球啊，不是看女人！”

不一会儿，球赛正式开始。因为是表演赛，红队对蓝队，阵营很抽象，观众没有心理倾向。过了一会儿，红队渐居优势，观众就同情蓝队。但不论哪边进了球，都会赢得喝彩。

这时，朱怀镜见一位身段极好的女记者，正扛着摄影机，猫着腰扫来扫去。模样儿看不真切，但他猜得出一定是陈雁。只有她才有这韵味无穷的身段。陈雁是市电视台的王牌记者，号称记者之花，他最喜欢了。他在家看电视，只要陈雁一露脸，香妹就会开玩笑，说快看快看，别让你的雁飞了。今天陈雁穿的只是一套牛仔服，但他仍可感觉出她的身段袅娜如水，柔媚如柳。

朱怀镜似乎有些心旌飘摇了，却突然听见李明溪哈哈大笑起来。朱怀镜胸口猛地跳了一下，好像内心的隐秘叫这位仁兄看破了。他忙把目光从陈雁腰肢上收回，转头看看李明溪：“你有什么好笑的嘛！”李明溪却仍笑个不停。四周观众都朝这边奇怪地张望。朱怀镜脸都发热了，捏了捏李明溪，低声喊道：“别发神经了，省得大家把我们当疯子哩。”李明溪还是只顾自个儿笑，埋头忍了半天才止住。

朱怀镜再往赛场望一眼，却不知陈雁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。他心里竟有

些怅然。又想起他自己刚才的目光就像舞台上的追灯，跟着陈雁跑，李明溪一定是发觉了，便问：“你刚才发什么神经？”不料这一问，李明溪又忍俊不禁，连连摆手道：“你就别问了，一问我又要笑了。”

朱怀镜早没了看球的兴致。好不容易挨到球赛结束，两人一同坐的士回家。朱怀镜又问：“你到底笑什么？”李明溪像是怀着天大的秘密，摇头晃脑，笑个不止。朱怀镜骂了声神经病，不再问他了。

的士先送李明溪到美院，再送朱怀镜回家。朱怀镜在市政府大门口下了车，寒风迎面而来。他本想将头缩进衣领里的，但怕显得鼠头鼠脑的让武警盘问，落得麻烦，就只好硬着脖子，昂首挺胸地进了大门。

快到家门口，手无意间摸到了衣兜里的的士票和球场门票，忙揉作一团丢了。他明明说晚上开会，要是让老婆发现上街去了，难得解释。他陪李明溪去看球赛，本没什么好隐瞒的，可他不习惯什么话都同老婆交底。他多年习惯如此，不经意就会在老婆面前撒谎。

香妹早已睡了。朱怀镜蹑手蹑脚进了屋，在卫生间里草草洗了一下，就上床了。妻脸朝里睡着。他猜想妻子刚才也许醒了，只是懒得搭话。他也不去撩她，背靠着女人躺下了。

一时却睡不着。今天晚上真是荒唐。说是去看球，李明溪只是傻笑，自己却望着陈雁回不了眼。一想到陈雁，他立即感觉到了背膛上香妹的体温。这是一种叫人万般依恋的体温，却又平常得像自家窗户上夜夜亮着的灯光，他每次夜归都能远远地望见。自己太不应该了，陈雁这女人同我有什么相干？夜已很深了，空空的胃囊在作怪，鼓捣得他不太好受。是美国有位医生说的？说是人在饥饿的时候，性欲就旺盛。可是他又想到陈雁了，顿时感到一种冲动，胸口有个东西晃悠了一下。那种惯常的冲动可以持续，而胸口的那阵晃悠却稍纵即逝。那一霎时，身子云一样要飘起来，妙不可言。他禁不住又试着去琢磨那种晃悠。那女人，眉眼自是无可挑剔，可她的天然风韵却全在腰段。他的胸口又晃悠了。真是妙不可言，只要想起那腰段，他的胸口就晃悠，身子就要云一样飘起来。

“怎么还没有睡？”香妹翻过身来，声音黏黏的。

“睡不着，不知怎么有些失眠。”朱怀镜说着就开了床头灯。

香妹眯着眼睛揉了一会儿，目光清澈起来，爱怜地望着男人，“好好睡吧，你总是这么辛苦。”她像呵护孩子一样，伸手蒙着男人的眼睛，轻轻摩挲。

朱怀镜合上眼睛，浮现在他面前的竟是风情万种的陈雁。他暗自为自己

灵魂出窍吓了一跳，忙拿开妻子的手，将她抱了起来，眼睁睁地望着她，心里乞求妻子用她那双妩媚的眼睛，驱赶他脑海中那个不相干的女人。

香妹感觉到的却是他的激情，便略显羞涩，说：“你昨天才要的，今天好好休息吧。”

朱怀镜本来没那意思，但女人这么一说，他反而搂紧了她，说：“睡不着，干脆让我玩疲倦了，好入睡。”

女人目光渐渐迷离，像烟波浩渺的海面。这是朱怀镜最熟稔的目光，一种无数次让他化作滚滚海浪的目光。他总是要捉摸到女人这种目光，才能真正地满怀激情，不然过后他会沮丧。每次，他都醉心品尝女人那种无以言表的情绪变化。女人的目光迷离了，他知道这是美妙乐章的序曲，轻柔而幽远。迷离的目光越来越蒙眬，越来越混沌，慢慢地成了浓浓的雾霭，低低地飘浮在海面。

女人的眼睛轻轻地合上了，她的胸脯开始起伏，起伏。最激越的乐章奏起了。海面掀起了风暴。他只是被风暴卷起的浪头，在海面上疯狂地奔腾，涌过去、涌过去，没有了方向，也没有了时间，似乎这滔滔白浪要翻滚到天荒地老。

天要塌了，海要漏了。飓风卷着浪头轰隆隆冲向海滩，重重地摔了下来……

女人柔柔地躺着，像一湾松软的海滩……

他闭上眼睛，身子懒懒的，像有了倦意。他真想就这么睡去。可只一会儿，他又鬼使神差地想起了陈雁。妻子睡去了，几乎像个甜蜜的婴儿。他是爱自己女人的。这女人真好。他尽量去想女人的好处，免得又心猿意马。在老家乌县，他女人是那小县城里的一枝花。女人让他一见就怦然心动的是她右嘴角上的那颗小黑痣。他说她的脸蛋儿这么俊俏，多半搭帮那颗小黑痣。恋爱那会儿，他们多次玩过一个游戏：他让女人用粉脂把嘴角上的小黑痣涂了，俊俏的脸蛋似乎立即呆板起来。他便凑上去舔掉她嘴角的粉脂，女人的脸蛋一下子就生动了。就像是魔术。

乌县县城很小但很美丽，他们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十年。他们结婚，生子，有很多的朋友。后来那几年，朱怀镜当上了副县长，事事也都顺心。女人是人人尊重的县长夫人，总是满面春风的样子，人也就特别漂亮。后来因为偶然的机遇，他调到了市政府办公厅。他本是不怎么愿意往外面调的，他喜欢小地方生活的随意与平和。只因为有人为他看了相，料定他离土离乡会有大

出息。起初他不太相信，可有次他到外省考察，遇了一位高人，他就深信不疑了。那位先生看相、测字无所不精。他先是随手写了一个“由”字。先生说“由”乃“田”字出头，想你定非等闲之辈，必将出人头地，显亲扬名。但必须离土而去，远走高飞，方有作为。先生又看了他的面相，说他眉间有痣，是聪敏阔绰之相，定会富贵。他听了很觉玄妙，禁不住笑了。先生是个随和人，问他为何哂笑？想是以为老夫胡言乱语吧？信与不信，不由老夫。但命相之说，也是不由人不相信的。我说个趣事，你别说我粗俗。你注意那些女人，凡外眼角上翘的，一定风流无比。男人遇着这种女人，自是艳福不浅。但她们多半红杏出墙，男人要费尽心机才可管住她们。有的女人嘴角有痣，下面一定有痣。这种女人大多阴冷，对房事不感兴趣。娶了这种女人，难得销魂一回。但她们规矩，男人大可放心。不过她们的丈夫就难说了，一般都有拈花惹草的毛病。当时听了，朱怀镜就想自己女人下面有没有痣他不曾在意，但阴冷他是领教过的。刚结婚那会儿，他们为这事不知吵过多少回。女人说他无聊，一天到晚只想着那事，没出息。他说你要我成天想什么事？时刻想着远大的革命理想？时刻想着为什么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？我是人！是个活生生的男人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！你知道什么是男人吗？男人除了拼命地干事业，还要拼命地干女人！不知多少次的争吵和说服，女人才成了现在这样的女人。

那次他出差一回家，把老婆放倒在床，掰开就细细看了起来。果然发现女人下面有一黑痣。这就奇了。难道命相之说真的如此奇妙吗？女人觉得他有些不对头，说你今天怎么了？平日回家总是心急火燎的，今天半天不来？他说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女人说你还没看见过是不是？难道十来天没见，那里就长了朵花？这么好看？他便满腹狐疑，爬到女人身上。女人说你今天不高兴是吗？他说没有哩。那回他玩得很不尽兴，但怕女人多心，还是装模作样地狂暴了一会儿。完事了，他让女人坐在床上。女人不解何意，但还是顺从地坐了起来。男人目不转睛地望着她。她以为男人好久不见她了，想欣赏她的裸体，便显出娇态可人的样子。他其实在细细地观察她的外眼角。这女人眼睛平视的时候，外眼角是平的；俯视的时候，外眼角就上翘了。他就拿不准女人的眼角是不是上翘了。看着女人这将倾欲倾的坐姿，真叫人爱得心头发痛。管他哩！我宁可她是个风流女人，也不要她阴冷。不怕她风流，只要能治住她就得了。何况那时他是副县长，不怕女人怎么样。但从此他真的相信命相之说了。不过只是放在心里。他毕竟是领导干部，不能把这迷信的一

套挂在嘴上。但是那位高人的话他牢牢记住了。后来碰上机会，他认定是老天照应，就调到市政府来了。

但不知是哪根筋出了毛病，他调到市政府三年多了，还没有见到发达的迹象。他在下面干过三年多副县长，如今又过了三年多，他仍只是个副处长。处长刘仲夏的资历不及他，却是蒸蒸日上的势头。更要命的是他同刘仲夏的关系说不出的微妙。两人在一起总是客客气气、彬彬有礼，可朱怀镜总感觉像有个饱嗝打不出来，堵在喉头闷得难受。香妹单位也不太如意，他们那公司效益一年不如一年，快成特困企业了。女人多次同他吵，要他想办法替她换个单位。他只说慢慢来。他知道凭自己现在的身份，要给女人换单位，真比登天还难。他不想同女人说出自己的无能，怕让女人看扁了他。如今这世道，女人一旦瞧不起自己男人了，什么事情就来了。他还有说不出口的隐衷。他发现如今效益好些的公司，大小老总多半花花肠子，养情妇已是时尚。女人模样儿这么俏，难免叫人眼馋。自己又只是个小小副处长，谁会忌着你？人家占了你的女人，你还得忍气吞声。香妹现在的公司效益不好，头儿们却老实。也许就因为老实，生意也就做不好。管他哩，钱少几个就少用几个吧，图个安全。可女人像在公司一天也呆不下去了。男人没本事替她想办法，她就靠自己了。有个大老板看上了她，她半推半就，就跟了人家。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事，只有朱怀镜一个人蒙在鼓里。他回到家里，撞见女人正同那男人在床上龙腾虎跃。他跑到厨房取了菜刀，愤怒地砍去。可他用力过猛，没有砍着别人，却把自己大腿砍了一刀。他痛得跳了起来，大声叫喊，却出不了声。原来做了个噩梦。

朱怀镜醒来，背上黏黏乎乎的，出了大汗。香妹早已起床了，正在厨房忙做早餐。他没有睡好，头有些重。又不能再睡，怕上班迟到。

起了床，眼睛仍是涩涩的。这个样子去上班，只怕要打瞌睡的。他便去卫生间洗澡。怕热水器开大了太耗气，冷得直哆嗦。老婆听到他在里面嗝嗝地叫，就说你不要命了？冻病了钱还花得多些！她说着就把水温调高了。他感觉一下子舒服多了。但他只冲了一会儿，就关水穿了衣服。心想这女人真好，自己却还做那样的梦，太不应该了。

儿子琪琪嫌馒头不好吃，噘着嘴巴耍小性子。朱怀镜训道：“还不快吃，上学要迟到了。我们小时候哪有这种好东西吃？餐餐吃红薯！”

琪琪才上小学一年级，哪懂得这中间的道理？说：“红薯还好吃些，我也可以餐餐吃。”

香妹哭笑不得，说：“你怕是街上那种烤红薯？你想哩！”

朱怀镜威严起来，说：“吃就吃，不吃就不吃，先饿他三天，看他吃不吃。”

琪琪这就怕起来了，才憋着气，吃药似的吃了起来。一家人吃了早饭，上班的去上班，上学的去上学。琪琪还得爸爸用单车驮着去学校，一来要赶时间，二来这会儿路上车太多了不安全。

寒风飕飕，琪琪坐在单车上冻得打颤。到了大门口，却见许多男女围在门口要进来，同武警战士推推搡搡。

“爸爸，这是干什么？”琪琪感到奇怪。

朱怀镜信口说：“他们是工厂里的工人。工厂发不出工资，他们没有饭吃，来找政府要饭吃。琪琪要好好读书，不然长大了当工人，就是这样的。你知道吗？”

琪琪还听不懂，却早已习惯了在大人面前说是，就含含糊糊答应了。朱怀镜又问：“琪琪长大了想干什么？”

琪琪想了想，说：“不知道。妈妈说长大了不要当干部，没钱。”听了这话，朱怀镜就笑了，心里不知是酸溜溜的还是幽默。

送了琪琪回来，门口围着的工人没有了，却见五颜六色的三角旗满地都是。几个武警战士在飞快地打扫。想必刚才一定发生过冲突。这些工人也的确可怜，他们只是要一口饭吃，可自己还同儿子那么说，真是罪过。

走到办公室，先上了厕所，对着镜子整理了发型。外面风大，头发给吹乱了。原先在下面工作，要是成天把头发弄得油光水亮，别人肯定说你脱离群众。可到了这大机关，头就要一丝不苟了，不然人家说你没修养。可他的头发不太熨帖，稍不注意就乱了。这真为他平添了许多烦恼。他刚调来时不识深浅，口无遮拦，有次开玩笑说自己头发总是乱糟糟的，烦死人了，真是满头烦恼丝啊！可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秘书长谷正清耳朵里去了，让谷秘书长很不高兴。这里的领导也许都以为自己的层次很高，有话不屑于当面同你说，只在一边说。谷秘书长在背后嚷他：“他烦恼什么？组织上对不起他还是怎么的？”谷秘书长这话又七弯八拐转到了朱怀镜耳朵里，让他着实吓了一跳。他想肯定有人抓住这话做文章，添油加醋地告到了谷秘书长那里，让谷秘书长对他有看法了。他知道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，而是看法。上司对你有看法了，你就完了。有本事你就马上换地方，别等着人家来修理你。不然你想赖着不动，就只好死牛任剥。从此朱怀镜讲话更加谨慎了。还得时刻注意谷秘书长的脸色，看他对自己的看法坏到了什么程度。但风度照样还

是马虎不得的，朱怀镜只好坚持用摩丝维持发型。可如今冒牌货多，难得碰上好摩丝，只得时常往头上抹些水上去。

朱怀镜整理好发型，做出精神抖擞的样子，去了办公室。打扫卫生是早上要做的第一道功课。于是打开水、拖地板、抹桌子和柜子。柜子一溜儿摆了五个，占了整整一面墙。他一个人坐这间办公室，可属于他的柜子只有一个，其他四个是前任几位秘书长占着的。有个柜子顶上放着一个印花瓷瓶，他天天打扫卫生，都得把它拿下来抹一下，很费事。放在那里也有碍观瞻。有回朱怀镜就把这瓷瓶取下来，放在桌上当笔筒用。却让谷秘书长看见了，狠狠骂了他一顿：“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同志的东西，怎么可以随便动？这些老同志，都是老一辈革命家，严格讲来，他们用过的东西都算革命文物，得进博物馆！你知道吗？这个瓷瓶，是老秘书长第一次进京，从中南海带回来的，老人家最心爱的。”朱怀镜想不到这事竟让谷秘书长发这么大的火。说的那位什么老秘书长不知是姓庞还是姓盘，反正现今在办公厅工作的人从来没有人见过他，是不是早已作古也未可知。他只好恭恭敬敬把瓷瓶放回原处，像供奉释迦牟尼舍利一样。这几个深蓝色的铁皮柜也从来没见过人来打开过，他却要天天把它们抹得一尘不染。

看样子谷秘书长对他的看法已经定格了，要改变也难了。他在荆都还玩得怎么开，就只好在这里死挨了。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死牛任剥的境地。

可朱怀镜却总认为谷秘书长犯不着为那瓷瓶如此光火。也许他给谷正清的印象太恶劣了，人家就借题发挥吧。也许谷正清是借着尊重老领导，树立自己的威信。用老人压新人，甚至用死人压活人，这在中国官场似乎是老套路了。

洒扫完毕，就坐下来看材料。年底了，又要起草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目前的任务就是看资料。成天面对一堆死气沉沉的材料，也真是无聊。便翻开一叠国际内参。什么海湾战争、波黑局势、石油危机，等等等等。关我屁事！又去翻那材料。可翻了一会儿，便冷得直哆嗦。机关暖气管道九月份就开始维修的，原来说两个月完工，现在三个月了，还没有弄好。这时，刘仲夏从隔壁打电话过来，说有事叫他过去一下。他便过去了。扯完了事情，刘仲夏问：“你昨天看球去了？”

“对，我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”

刘仲夏说：“我正在你后面。见你有朋友在一起，我也就不招呼你了。”

朱怀镜马上想起了李明溪昨天晚上那股疯劲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不知道的，一见那样子，都会以为他是不三不四的人。不知刘仲夏怎么看？他便即兴搪塞：“我那位朋友，谁见了都会以为他是二流子。他们艺术家都这样。别看他其貌不扬，在中国画坛，他还是有影响的人物哩！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、中曾根康弘都收藏过他的作品。”

刘仲夏一下子肃然起敬了：“真的？看不出嘛。老朱交的朋友还够层次嘛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朋友就是朋友。他也别在我面前充什么艺术家。艺术家怎么样？不照样打嗝放屁？”

刘仲夏也就谈了一会儿绘画艺术，说了梵·高、达·芬奇等几个外国画家的名字，很内行的样子。然后试探道：“你可以给我帮个忙吗？你知道的，我这次搬房子后一直没怎么布置。你可以请你朋友给我作幅画吗？”

朱怀镜没想到刘仲夏会开这个口。这就叫他为难了。他太了解李明溪了。要是说让他替某某大人作幅画，他不骂死人才怪。最要紧的是他刚才扯的是弥天大谎，如果当做真事儿做起来只怕要露马脚的。那样的话，刘仲夏就会说他在愚弄人。见他有些为难，刘仲夏就说：“当然要付报酬的，不能剥削别人的劳动嘛。不过太多了我也付不起，意思意思吧。”

反正谎言已经出笼，朱怀镜只得顺势胡说下去了：“报酬你就别提了。你知道他画作的价格吗？通常行情是一平方尺三万到五万，这还得看他的心情。心情好呢要价便宜些，心情坏呢那就贵了。是朋友，白送也白送了。说不准，我去试试。他们这种人，都有些怪。不是我们这些朋友，还真受不了他。”

“那就拜托你了。”刘仲夏客气地说。

朱怀镜回到自己办公室，不及细想这事怎么同李明溪说，先给他挂了电话去：“明溪吗？你昨天晚上是什么名堂？疯了？”

李明溪还没答话，先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是看见观众席上大家一会儿又伸出双手啪啪地拍着，突然觉得很滑稽，像群泼猴。当时我感到自己灵魂出窍了，飘浮在半空中。又好像自己分成了两半，一半在空中飘飘荡荡，可以望见座位上的自己，坐在一群泼猴当中发呆。我想抓回自己的灵魂，怎么抓也抓不回。我忽然觉得脑子嗡地一响，怎么也忍不住要笑了。”

朱怀镜觉得莫名其妙，说：“这并不怎么好笑呀！你怕是神经有问题了吧？你不要疯了才好哩！你要是疯了，孤身一人，没有照料，不要害死我？”

李明溪却真如疯了一般，说：“你还别说疯子哩。我想疯子都是些智力

超常聪明绝顶的人。你说为什么总见狗发疯，而不是其他动物发疯？因为狗是动物中最聪明的。当狗的智力超过了极限，同人一样聪明时，就成了疯狗。又因为狗对人最了解，所以狗一疯了就咬人。”

朱怀镜不明白这人怎么一下子脑子里钻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，便说：“我不同你讲疯话了。你只说中午有空出来一下吗？我有事同你讲。”

李明溪不太情愿出来，说什么事这么神秘，电话里说说不就得了？朱怀镜说你这是讲废话，好说我不说了？于是两人约好，中午十二点在市政府对面东方大厦一楼咖啡屋见。

说好之后，朱怀镜再来细想这事。管他个鬼哩！反正话也说出去了，只好将计就计，假戏真做了。再说刘仲夏对画坛也一无所知，能哄就哄吧。这时突然停电了。市政府也常停电，事先也不打招呼。他原先在下面工作，县政府的电是不敢随便停的。偶尔停了一回，政府办一个电话过去，电力公司的头儿会吓得忙做解释。也不知现在下面的情况怎么样了。从这里的迹象看，似乎市政府的威信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本来就冷，停了电，室内阴沉沉的，更觉寒气森森。窗外的树木在寒风中摇曳。冬越来越深了。

朱怀镜中午下了班，径直去了东方大厦。李明溪不会那么准时的，他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来。小姐过来问他要点什么，他看了一下单子，发现咖啡要十块钱一杯了。两个月前他来过一次，是六块的价。却不好说什么，就要了一杯咖啡。这地方静得好，间或来坐坐，也蛮有情致的。等了半天，李明溪才偏了进来。他穿了件宽大的羽绒中褙，人便有些滑稽。

咖啡屋备有快餐，有些不伦不类，却也是这里的创举。生意倒还好些。他俩各要了一份快餐，再是一些饮料。一边吃着，朱怀镜说：“也没什么事，只是想请你替我作幅画。”

李明溪觉得奇怪，眼睛睁得老大望着朱怀镜，说：“你不也神经了？你平时不是总说我的画臭，送给你作揩屎纸都嫌有墨吗？今天出鬼了！”

朱怀镜不好意思起来，说：“你就别小心眼了。我那么说你，是见你太狂了，有意压压你的锋芒。你就当回事了？说实在的，你的画并不差，只是你没出名。你该知道毕加索的笑话。这位大师后期画风越来越怪诞，几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据他晚年私下透露，他自己都不明白怎么画出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。只是他的名气太大了，不论怎么画，都得到世人的喝彩。人们越是欣赏他的怪，他就越画越怪。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媚俗。也不知当时人们争相购画和收藏毕加索画作的时候，那些自命高明的美术评论家为他的作品

大吹大擂的时候，毕加索老头儿躲在一边是怎么想的，说不定暗自发笑吧。”

李明溪听了只是笑，并没有知音之感。他反正一直在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道：“你反正不懂画。”

朱怀镜说：“那么你是只给懂画的人作画了？这样的话，你们当画家的只有饿死一条路。不过真正要饿死的也只是你这些不成名的。那些大家，落笔千金！国画不是讲究留白吗？人家画面上留出一大块白宣纸，也是好几万块钱一平尺！”

李明溪这下收住了笑容，只把饭菜嚼得嘎吱响。朱怀镜说：“你别同我这样了。我这也是有苦衷哩！”他便把缘由说了，只是没有说到日本前首相收藏李明溪画作的事。

李明溪这就抬了眼睛，目光怪怪地望着朱怀镜，像望着一个陌生人。又是笑。好半天才说：“你要去拍马，拿我的画作当拍子？开始我还想给你画，现在你就是打死我也不画了。”

朱怀镜急了，说：“我拍他的马屁干什么？他只是处长，我也是副处长。我要拍马屁也会去拍秘书长，拍市长。只是我们一道共事，人家提出来，我怎么好驳人家的面子？”

李明溪是个糊涂人，没有去想刘仲夏怎么会知道这世上还有个李明溪。朱怀镜当然也没说起上午即兴说谎的事。他只是说他单位的人事关系，当然也说得遮掩。他说官场这正副之间，有时是天壤之别。就说市长，不仅带着秘书，还有警卫，出门就是警车开道。到了这个位置，说不定哪天往北京一调，就是国家领导人了。至少也是部长什么的。级别虽然不变，却是京官。但副市长们，弄不好一辈子就只是这个样儿了。正职要是一手遮天，你就没有希望出头。

刘仲夏就是这种人，他不让任何下属有接触上级领导的机会，好像怕谁同他争宠似的。碰上这么一位正职，你纵有满腹经纶，也只是闷在肚子里发酵。他没有权力提拔你，甚至也并不给你穿小鞋，但就是不在领导面前给你一个字的评价，哪怕坏的评价也没有。那么你就只有在他刘处长的正确领导下好好干了。干出的所有成绩，都是因为他领导有方。你还不能生气。你没有理由生气，别人并没有对你怎么样呀，你要是沉不住气，跑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诉苦，就是自找麻烦了。领导反而会认为你这人品行有问题。人家刘仲夏同志可是从来没有说你半个不字，你倒跑来告人家状了。所以你只好忍耐和等待。

朱怀镜就这么要死不活地熬了三年了，市长换了两位，他同市长话都没有搭过一句。市长他倒是常看见，但这同老百姓天天在电视里看见没有什么两样。在电视里还可以看见市长的头部特写，连市长伸出来的鼻毛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而他通常是在办公楼的走廊里碰上市长。现任市长姓向，一位瘦高的老头儿。向市长从走廊里走过，背后总是跟着三两个蹑手蹑脚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办公厅的同事，都是熟人。可他们只要一跟在向市长背后，就一个个陌生着脸，眼睛一律望着向市长的后脑勺。似乎向市长的后脑勺上安着荧光屏，上面正演着令人兴奋的色情片。前面的人就忙让着路，就像在医院急救室的走道上遇上了手术车。朱怀镜碰上这种情形，总会情不自禁地叫声“向市长好”。向市长多半像是没听见，面无表情地只管往前走。有时也会笑容可掬地应声“好”。但即使这样每天碰上十次市长，市长也不会知道你是谁。可市长偶尔回应的笑容，却令朱怀镜印象深刻。他有时在外面同别人吃饭，人家把他当市长身边的人看，总会怀着好奇心问起向市长。这时他就会想起向市长的笑容，感慨说：“向市长很平易近人。”他心里清楚，这与其说是在摆向市长的好，倒不如说是在为自己护面子。如今这世道，不怕你吹牛说自己同领导关系如何的好，甚至不怕暴露你如何在领导面前拍马，就怕让人知道你没后台。朱怀镜缺的就是后台！

朱怀镜一时也不说话了，只机械地嚼着饭，不知什么味道。这本是一个清静的所在，但他俩的清静有些叫人发闷。吃完饭，两人又各要了一杯咖啡。

“明溪，”朱怀镜语气有些沉重，“你是槛外人，自然可以潇潇洒洒，无所顾忌。但官场况味，你是无法体会的。不亲临其境，谁也想象不出那种味道。一切都是说不出的微妙。比你创作的苦闷更甚百倍千倍。你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，不管春夏与秋冬。我就太难做到了。”

朱怀镜说了许多，无限感慨。他从来没有这么同人推心置腹讲过自己的境遇。他知道现在这世道，你同人家诉苦，除了遭人看不起，连一点廉价的同情都捞不着。所以现在人们不管弄得怎么焦头烂额，却总是打肿了脸充胖子，牛皮喧天。有些人屁本事没有，居然就凭吹牛，转眼间大富大贵了。你今天还在笑话这人瞎吹，明天你就不敢笑话别人了。人家早已真的人模人样了。

朱怀镜说话的时候，李明溪一直埋着头。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怪异。等朱怀镜说完，长叹一声，他才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如此说来你还真的很痛苦？我原来只以为你有些无聊哩！好吧，我画吧。你说，他有何兴趣？我没有激

情，只好搞命题作文了。”

朱怀镜想了想，说：“那也一时说不上。不过人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只会说几句官话，他还是经济学博士哩。”

李明溪听了马上笑了起来，说：“经济博士？据我所知，如今官场上有些人的文凭来得可并不经济哩。”

“人家可是出过几本书的哩。”朱怀镜说，“他那几本书将是他在政界过关斩将的重要资本。”朱怀镜说是这么说，他怎么不知道李明溪说的是事实，花钱买硕士、博士文凭的领导干部太多了。

“有了。”李明溪突然眼睛亮了一下，随之掩嘴而笑。

朱怀镜原以为他得到灵感了，可是见他的样子像是恶作剧，就说：“画什么东西就随你，只要不像纪晓岚羞辱和珅，搞他什么‘竹苞松茂’之类的东西去骂人家就行了。他也是文化人，你的那些小聪明，人家懂！”

说好了，时间也就差不多，付了账走人。朱怀镜径直去了办公室。本想去刘仲夏那里说说索画的事，估计他这会儿可能还没有来上班，就先翻翻报纸。看到一则笑话，说是第比利斯一幢高层建筑停电停水一个多星期了，有人却贴出一张通知：请冬后幸存者于星期一上午在大楼前集合，拍照留念。朱怀镜立即想象着俄罗斯的冬天，寒冷而漫长。他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俄罗斯人真是幽默，快要冻死了还有心思开玩笑。记得西方有个说法，说人在最无奈的时候就只有笑了。朱怀镜心想，暖气要是还不修好，这里只怕也要拍冬后幸存者纪念照了。只是没有人敢开这种玩笑罢了。

想给刘仲夏打个电话，又觉得不太好，就跑过去看了看。仍不见他来上班。已是三点半了，要来也该来了。只怕是开会去了，去开会也该打个招呼。正副职之间工作不通气，论公是不合组织原则，论私是不尊重人。朱怀镜便有些不快了。又一想，何必想这么多呢？自寻烦恼。也有可能人家有紧急事情出去了，来不及打招呼。

他一个下午没事，只在装模作样地看资料。冷又冷得要命，久坐一会儿就透心凉，只好起身到各间办公室走走。手下同志们是两人一间办公室。同事们见他去了，忙招呼朱处长好，手便下意识地抚弄摊开的文件，好像要告诉他，他们正在认真阅读资料。一见这样子，朱怀镜就知道他们是在海阔天空地聊天了，却故意装糊涂，说：“都在看吗？时间越来越紧了，要好看一看资料。不光是看，还要琢磨一下观点。”同事们点头称是。他当然明白手下人最烦的就是成天傻坐着看资料，却仍是故作正经，强调吃透材料的重